



上世纪 60 年代的大武口，“棒打狍子”也许不能，但“瓢舀鱼”倒是真的。

那时的宁夏，湖多渠多沟多，有沟就有水，有水就有鱼。因为无人打扰，鱼儿便自由生长，附近河、湖、沟里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都生长着丰富的野生鱼类，鲫鱼、马连棒子、鲤鱼、鲢鱼等都有，还有即使外地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吃的黄河甲鱼(可不是南方的中华鳖)，当然最多的还是鲫鱼。

一个周六的晚上，父亲说明天带我去抓鱼，我高兴极了，平日父亲都在忙工作，极少带我去玩，明天又是郊游又是抓鱼，真是好事情。

第二天我们早早起来，父亲找出一把铁锹、一大一小两个盆。我有些疑惑，这就是抓鱼的工具？装上妈妈准备好的干粮和水，我们就向大武口人民公社（大武口乡）方向走去。

上午，为了寻找具备“瓢舀鱼”条件的渠沟，我们一会会有路一会没路地走了

很远。清晨的阳光洒在连绵的沙丘和荒原上，也照在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身上，父亲和我都是少语的人，一路上父子俩基本无话。

途中的景物不断地吸引着我。走到一处戈壁滩，父亲停下了脚步，弯下腰拔着一种细长如圆丝的绿草，告诉我这就是沙葱。我一看果然遍地都长着一簇一簇的沙葱，有的沙葱和野草混生在一起，但只要仔细观察倒也好辨认，因为沙葱长长的如细丝般的叶茎在阳光下反射着油亮油亮的光泽。我跟着父亲兴致勃勃地拔了起来，拔了一会，父亲喊我走，说不能耽误时间。

又走到一处，眼前的景色让我激动起来，原本荒芜的原野上遍布着一丛丛开紫色蓝色花的植物，父亲告诉我这是马莲，也叫马兰花。原来我们玩游戏时唱的歌“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”，就是这种花。可能是季节过了，马兰花大部分已经枯萎了，蔫不拉几的耷拉着脑袋，但仍有几棵莲叶细长如剑，紫花大而鲜艳，正生机勃勃地盛开着，给一望无际的荒漠增添了些许乐趣和亮色。现如今，在距银川 40 多公里的陶乐镇月牙湖一带，还有几万亩的“马兰花大草原”，每年春至初夏，草长莺飞，一大片紫色的马兰花争奇斗艳，装点着浩瀚的戈壁滩。

我和父亲一边走，一边寻找合适的沟渠。2 个多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一处鱼多水不深且沟窄的地方，父亲决定就在这儿干。抓鱼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在沟的

两端用土堵住，然后将水舀到沟外去，类似现在的抽水捕鱼法，只不过我们用的是纯人工法。

父亲先在沟的一头用锹挖土将水沟填起来，让我搬些土块挡住另一头，以防止鱼游走。填完那头，父亲又过来填这头。待两头都堵好，已是午后了，我们先吃饭，午饭就是妈妈烙的饼和咸菜，可能是饿了，但主要还是妈妈烙的饼好吃，感觉那饼可真香啊。

午饭后我跟父亲挽起裤腿，光脚跳下河沟，用盆将沟里的水一盆一盆地舀出去。两人劳作半天，沟里的水越来越浅，也有越来越多的鱼受到惊吓不停地跳出水面。看着沟里的鱼不少，一会儿就可以“瓮中捉鱼”，我越干越起劲。当然持续舀水也挺累，我舀了一会儿就有些干不动了，后来就干干歇歇，只剩下父亲一直在干，终于把水舀得差不多了。只见水干鱼儿现，一大堆白花花鲫鱼在沟底的泥水中跳跃着、翻腾着，开始“瓢舀鱼”了，我和父亲高兴地捡起鱼来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收拾好工具，父亲背起一袋子鱼，拿着用网兜装起的盆，我扛着锹，父子俩踏上了归途。走了少一半，父亲怕我累，拿过锹来自己扛着。多少年后，我还依稀记得这暮色中的情景，父亲板板的身体，打湿的衣裤，右肩背着鱼袋扛着铁锹，左手拎着两个摞在一起的盆。回头看时，土路上晃动着高一矮两个长长的身影。

归来时已是天黑，在一家人的惊呼中，我们将袋子里的鱼呼啦啦地倒进大洗

衣盆，几乎有半盆。

宁夏野生鲫鱼个头不太大，鱼身颜色发白，味道十分鲜美。那个年代很少能吃上肉，家中几个孩子正在长身体，小鲫鱼成了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的最好来源。一直到文革末期，当地的鲫鱼都很便宜，一斤只要一两毛钱。妈妈极会做鱼，有时两面煎了放佐料烹，有时豆腐炖鲫鱼，再放入大白菜。不管哪种做法，吃鱼都是我们艰难生活中的美味。那时妹妹最爱吃妈妈做的鲫鱼，她吃得慢，每次都会吃到最后，连鱼渣都不会放过。

大武口的小鲫鱼，你为我们默默地奉献了多少！

之后很多年，鲜美的鲫鱼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。但也许因为生活好了，也许因为如今不管什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，再找不回当年的味道。尽管如此，直到后来，鲫鱼仍是家里餐桌的上等菜，而母亲做鲫鱼水平之高，一直是众口一词，大家心服口服，得此传承，几个子女包括我也都成了做鲫鱼的好手。



人群里有一座看不见的桥。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将人群中的个体建立起有机联系，让一个人可以通过桥找到人群中的任何一个人，即使两人从无交集，也会因为桥的存在得以相遇。

有人说，连接所有人的其实是一张网，网的概念有失偏颇。毕竟，网是用来捕捉与收获的，属于有目的的占有，而桥的功能是建立关系互通有无，属于建设性的付出。

桥在荒凉之处功用便会大大减退，没有人人来往，久而久之便会风吹日晒破败不堪，桥只有建在人群之中，栖身红尘十丈，才能显现出其中妙用。

人是群体生物，又具有个体属性，需要抱团取暖，也需要慎独自省。于是，桥便有了白日的热闹与夜晚的冷清，便有了雨中的浪漫和雪后的诗情，便有了偶遇邂逅的契机与擦肩交错机缘。

闲暇无事时，循着路线找到这些桥，在桥上站一站，看看桥下与远方的风景，观察桥上匆忙或悠闲的行人。桥跨越的不仅有江河，还有深沟，桥连接的不仅有大地，还有群山，桥上走的不仅有行人，还有车辆甚至马匹。桥承载着世间万物，桥也跨越着世间万物，这个世界因为桥的存在而变得流畅生动。

远远看去，桥像极了一只睁开的眼睛，桥面是眉，桥洞是眼，桥下疯长的芦苇野草就是游移逡巡的灵动眼神。

人群中的桥，藏在每个人的脑海中，在每个人的双脚下不停移动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桥，即是人生。(据《今晚报》)

水仙为命

水仙不仅是文人的宠儿，也颇受普通百姓的青睐。水仙花期在春节前后，自古便是“岁朝清供”的上选，常被视作迎春之花，每到过年人们总会买上一盆，象征来年好运。家有一盆水仙，满室春意盎然。

每年春节前，母亲都会买来几个水仙球，熟练地剥掉水仙头干枯的外衣，直至露出如蒜头般的洁白身躯。将“蒜头”用刀片轻轻划几下，然后把它放入瓷盆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卵石置于水中，这个神奇的小生命便开始了绚丽旅程。

两三天后，玉白茎片间便冒出一片片尖细的嫩芽。给水仙换水时，蓦然发现它的底部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嫩白的细根，慢慢地扎进石头缝。随后，水仙长势越来越喜人。不久，又抽生出了扁平细长的芽条，小指宽窄，碧绿青翠。不经意间，嫩绿的叶子一片挨着一片，相互拥簇，撩起洁白的根茎，整个花盆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耐不住寂寞的花茎，从葳蕤的叶条间探出了小脑袋。萼端半透明的叶膜，包裹着饱胀的花苞，一天天地展开，分散出一个个花萼。

不经意间，忽然觉得家里暗香浮动，丝丝缕缕、清清淡淡的幽香沁入心脾，原来水仙开花了。洁白花瓣、鹅黄蕊蕊、纤细细腰，摇曳出万种风情，妩媚轻盈，似水中仙女给春天跳舞。当年杨万里看见此景，即兴赋诗：“韵绝香仍绝，花清月未清。天仙不行地，且借水为名。”在诗人眼中，水仙花的清激冷韵连那月光都要稍逊一筹。

水仙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，有不少美丽的名字，如“金盏”“银台”“丽人”“雅客”等。六朝时，水仙被称为“雅蒜”，宋朝时被称为“天葱”。因为水仙其叶似翡翠、花洁如玉、怡情养性，其原生态与大自然颇为接近，有着超凡脱俗的气质，不少文人雅士成为水仙的忠实拥趸。

有一首传世之作《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》，把水仙花叫作“凌波仙子”，婷婷婀娜的优美身姿被描写得惟妙惟肖，诗云：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轻盈步微月。是谁招此断肠魂，种作寒花寄愁绝。含香体素欲倾城，山矾是弟梅是兄。坐对真成被花恼，出门一笑大江横。”因水仙风雅，就连为人师表的朱熹，也曾为水仙花作《水仙赋》：“徒知慕佳冶，诋诮怀贞刚。”点赞水仙花坚贞的品质。他还写过“水中仙子来何处，翠袖黄冠白玉英”。元代隐士吕诚，更是以“有类乎高人逸士，怀抱道德，遁世绝俗，而高风雅志，自有不可及者”，称赞水仙花的高雅气质。

“玉面婵娟小，檀心馥郁多。盈盈仙骨在，端欲去凌波。”在酷暑的腊月，看着傲然绽放的水仙花，心中暖意顿生。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(据《西安日报》)

春节一首甜甜的歌

的清香，人间烟火气把年的前奏奏响。

腊月十五，月亮依旧圆照样亮，此时明月无人赏，道是年货采买天。年货市场依次排开，人头熙熙攘攘，街面常被拥塞。这是春节前人们第一次的外向流出，和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人流是一个流向，只是一个走出家门由外及里地采买运回年货，一个是走出家门由里及外地午夜狂欢。

腊月二十三，“小年”是春节祭祖的预演，民以食为天，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男不拜月、女不祭灶是自古的铁律，吃饭的头等大事自然不需妇女插手，但此后的一系列准备过年的“小夜曲”就是女性主笔了。

从流行至今的民谣中，大约几百年就是这般的年复年年了：二十三糖瓜粘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糊窗户，二十六炖大肉，二十七宰公鸡，二十八白发，二十九蒸馒头，三十合家乐哈哈。

从腊八、小年到大年，完成了春节的“三级跳”，终于进入了曲谱的最高潮，中国人自己规定的节日日期农历正月初一。

元字意为开端，正月初一是一年之端，也是一月之端，还是一日之端，“三元”即是此日的全新状态。这个

腊月雪

腊月的雪，不同于初冬的羞涩，也不同于深冬的凛冽，它带着一种特有的沉稳与纯净，仿佛是天空对大地最深沉的告白。起初，只是零星几片，轻盈地在空中旋转、飘舞，宛如天宫中的仙子，穿着洁白的纱裙，缓缓降临人间。渐渐地，雪势渐急，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，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，织就一张巨大的白色网，覆盖了屋檐、树枝、田野，乃至每一个细微的角落。这雪，像是天地间最细腻的情感交流，无声却深情，让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一片宁静与祥和之中。

走在这样的雪景中，每一步都踏出了“吱吱”的声响，那是雪地独有的旋律，清脆而悦耳。孩子们，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纷纷冲出家门，投入到这片雪的海洋。他们或堆雪人，或打雪仗，欢声笑语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，给这静谧的冬日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孩子们的笑脸，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暖阳，温暖了这片银白的世界，也让每一个旁观者的心中泛起了温柔的涟漪。

雪后的清晨，更是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。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

荐读

★ ★

《前浪后浪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》

作者：许纪霖
出版社：理想国·上海三联书店

本书作为为当代中国人探索精神血脉根源的著作，从1840年到1949年，聚焦上百位知识精英的广阔心灵图景，关注这100年来的中国。书中以当代视角，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，抓住底层逻辑，用精神、现象双线结构，简洁有力阐释先贤的百年精神历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替和内部分化，反映了其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，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

《书中蝴蝶：中国当代藏书票》

作者：陈瑀 沈泓
出版社：天津教育出版社、金城出版社

本套丛书共十册，分别从儿童、名人、美人、文艺、古典、动物、生肖、风景、山水、植物等十个视角切入中国当代藏书票的琳琅世界。丛书所收录的3000余张藏书票，均为入选国际和全国藏书票展的名家作品，其中不乏获得国际和全国藏书票大奖的精品，凝聚了中国当代藏书票艺术的精华。